

★ 家风

父亲的家训

■刘基地

父亲1943年参加革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起初在某高射炮部队服役，后来又转到上海某军医大学读内科学专业。他还先后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1982年，父亲从岗位离休，住进了干休所。

父亲是一个爱动脑的乐天派，平时爱写点东西，曾与别人合作出版过回忆录，有时也写点小诗。他84岁时，做过结肠癌手术，由于他心态好，生活规律，后来身体一直比较健康。父亲尽管年纪大了，但总是闲不住。他经常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事，激发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热情，教育孩子们不忘本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永远跟党走。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，父亲记下了一段歌词：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有了强的国，才有富的家。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……”这也是父亲教育后代的家训。

父亲始终跟党走，对党有着深厚感情，这也深深影响着几个子女。我上山下乡时入党，弟弟则是当兵后入党，现在我们都有40多年的党龄。父亲不仅要求子女入党，选儿媳、女婿时，也看重政治面貌。我找对象时，他要求女方最好有从军经历，而且必须是党员。现在，我们一家19口人，党员就有10人。

父亲有着浓厚的军旅情结。我下乡第二年秋天，某兵工厂来知青点招工，我顺利通过了该厂的体检和政审。就在我收拾行李准备上班时，父亲来到知青点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长大了，有权选择自己的路，但我认为还是当兵好，部队这所大学更适合你成长。”我望着父亲坚毅而期待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因为我深知，他是想让我子承父业。他不仅希望我和弟弟到部队锻炼，还希望小妹能参军。因种种原因，小妹没能实现父亲的期望。好在小妹后来也嫁给了一位军人。我爱人也是军人，我们全家有5名军人。

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。我在新兵连集训结束后，被分配到守备连步兵排，天天训练射击、投弹、刺杀等单兵技能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练就了一个好身板。半年后，我突然被连里指派去营部学习3个月。回到连队后，我本以为会当连队文书，但指导员通知我去炊事班当给养员，干起了养猪种菜的行当。我一开始不通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父亲请老战友特意安排的，他希望我能真正在部队受到锻炼。

我转业后，被安排在市里的果品店当仓库保管员。我心中不甘，求父亲托关系把我调到行政机关，被他拒绝了。我只好断了念想，扎扎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。半年后，我担任了果品店党支部书记，一年后又调任工会任副主席。那些年，弟弟、大妹先后因单位改制或破产下了岗，父亲没有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，而是鼓励他们自谋职业、养活自己。

每年除夕晚上，父亲都会给我们开家庭会。有一次，父亲望着满堂子孙说：“去年咱家生活很幸福，你们几个与公婆、岳父母相处得也十分和谐……”一家人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听父亲说感言。“最

★ 爱情花开

■付秀荣

不久，他就回到了部队。分别后，我们在信中说话、梦里见面。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互相鼓励，共同前进，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一年后，他退役分配到离家五六十里外的煤矿，几个月回不了一次。儿子出生后，我常对着他说：“你爸爸工作忙……”

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，有三十几个除夕夜晚他都值守在岗位。直到他退休后，我们才得以朝夕相伴。

在我养病的日子里，老伴陪我唠嗑，从精神上给我安慰，在生活上也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。为了让我早日康复，他骑着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医院给我买药。望着他被冻得通红的脸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却乐呵呵地说：“年轻时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现在我要像伺候月子一样来补偿你。”

我们的儿子成年后，也当兵了。送儿子去部队那天，看着老伴在我身边转来转去，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他年轻时的样子。如今，老伴头发都已白了，脸上也被岁月和生活刻上了皱纹，但仿佛比起当年更让我从心里钟爱。我觉得我们的爱情之花在夕阳之下，显得更红、更艳、更美。

懂你

■杨利伟



姜晨绘

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。母亲是我最好的倾听者。训练上的一些困难和困惑，我都会在电话中向她悉数“汇报”。再坚强、再阳刚的汉子，在母亲面前都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；再沉重、再巨大的担子，在母亲面前都能轻松卸下。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倾诉，是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释放；母亲宽容包容的倾听，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。给母亲打电话，成了我的一种习惯，也成为我心中的精神依赖。

绥中老家的电话机总是被母亲擦拭得很干净。我知道她在那边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，等待着我听筒里喊出第一声“妈”。

有时候，我和母亲天南海北什么都聊，出去执行任务，或是疗养，见到什

么、听到什么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母亲。小时候，父母是保护我的翅膀，是教育我的第一任老师。长大后，我成了父母的耳朵和眼睛，儿女走多远，就把父母的心牵扯到多远。

母亲在我心中有着近乎完美的形象，她的衣着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，整齐的短发，两侧用发卡别在耳后。她举止严谨，眼底有种平和与安静，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在做事情时，她聚精会神，从不疲倦。我从未见母亲抱怨过什么。

熟悉我和母亲的人说，无论是从相貌上看，还是就气质与心性上说，我都比较像母亲。的确，母亲是我从小到大最敬爱、最珍视的人。从懂事起，我就下决心，一定要让母亲为我骄傲，我一

定要让我母亲过上好的生活。

我想，作为她的儿子，成为首飞航天员，我做到了前者；但是，后者却没能实现，而且今生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！

现在，每当我拿起电话想给老家打电话时，心里就一阵阵酸楚，母亲已经不在，最懂我、最爱我、为我操劳了一生的那个人走了，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

有一次，一群好朋友为我过生日，他们让我唱首歌。大家说，在你的生日应该唱一支歌送给母亲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母亲最辛苦的日子。于是，我唱了一首歌《懂你》送给母亲，我唱得非常投入。我想，远在天堂的母亲一定听见了，因为她不会忘记儿子的生日。

★ 高原浪漫

■鲁攀 邹文川

天，陈策俊终于可以对心爱的女孩许下爱的承诺了。

陈策俊比石秀丽早3年入伍，两人隶属同一个团。2020年1月，团里要成立坦克女兵班，石秀丽报名参加。陈策俊则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成为坦克女兵班的教员。

正值盛夏，室外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，坦克内更是酷热难耐。面对高强度的训练，女兵们明显有些力不从心。在排除一个故障时，石秀丽右手不小心受伤，鲜血顺着她的手指流下来。陈策俊让她到卫生所去包扎，但石秀丽坚持要等到训练结束。

“这个女兵不一般！”近两个月的相处，坚强努力的石秀丽给陈策俊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集训结束后，陈策俊被家里安排了相亲，但他拒绝了家人的好意。

“我有喜欢的姑娘了。”面对母亲的追问，陈策俊毫不犹豫地回答道。

2020年4月的一天，他鼓起勇气向石秀丽表白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石秀丽对他也有好感。不久后，陈策俊前往高原执行任务。当陈策俊的点位第

一次有网络信号的时候，两人已经9个月没有见面了。那天，他们在视频中看着对方，久久沉默。泪水从两人脸上悄然落下。

有人说，最好的爱情，总会经历许多挫折。对于陈策俊和石秀丽来讲，是好不容易重逢后，再次面临异地。

那次，两人休假见了双方父母。不久后，陈策俊便被调到一个距离石秀丽更远的单位。

一年后，石秀丽上高原执行任务，恰好陈策俊又调回了本单位。现在，这场推迟了一年的求婚仪式在大家的精心策划下，终于浪漫地上演。

“我愿意！”石秀丽哽咽着说出了这三个字。回忆两年来的点点滴滴，陈策俊与石秀丽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在战友们的深情祝福和见证下，这场求婚仪式显得格外温暖。

下图：求婚仪式结束后，战友为陈策俊和石秀丽拍下了这张合影。

作者提供

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

★ 家人

在我小时候，因为父亲工作忙，又经常出差，家里主要靠母亲操持张罗。她带着姐姐、我和弟弟三人，安排我们的吃穿和学习，十分辛苦。

那时，母亲在中学里教书，我在那所学校就读，弟弟当时还在上幼儿园。记得那时很多日子，全家吃过晚饭，母亲把一切收拾妥当后，就开始在灯下批改作业，而我就在一旁看书。我脑子里至今有个清晰的画面：在冬天，屋子里的火炉闪着光，母亲和我们就围坐在炉旁，一边取暖，一边写字读书。

母亲是个好老师，教学特别认真，希望自己的学生是最好的，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优秀，为此她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学生和孩子身上。她告诉我，在学习方面，不能有半点虚假，要提高成绩，除了一心心思苦读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她告诉我，要多做事，少说话，要达到最好，光努力还不够，还要摒除杂念。

自从当兵离开父母，我一直保持着按时和家里联系的习惯，以前是写信，后来就是打电话。1998年成为航天员以来，无论平时学习训练如何紧张，自己在什么地方，我都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给父母打电话，既问他们平安，也报我的平安。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，父亲往往说个三言两语就没事了，我和母亲常常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。那时收入不高，每个月电话费是挺大一笔开支。为了节省，也为了能和母亲多说说，我买了一张收费便宜的电话卡。

母亲的性格活泼，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多，心里就是装着我们姐弟几个，我是最让她操心的一个。给她打电话，大部分是聊生活上的事，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，包括我的训练和家庭生活。家里一些亲戚朋友的事情，我也

★ 说句心里话

军功章

■韩正

在高原的星空下，我曾无数次地想象休假回家时的情景。然而，当我坐上回家的航班，心里却不由得紧张起来。飞机降落时，我紧张地搓了搓手，掌心传来“刺啦刺啦”的声响。

父亲正站在到达口围栏前等我。见我出来，他伸着手要接行李。我把箱子拉到身后，另一只手搂住他的肩膀：“没事儿，爸，我自己来就行，咱们回家。”父亲欣慰地笑了：“儿子长大了啊！”

车流在平坦的马路上如潮水般涌动，路灯一盏盏从身旁闪过，在车内打下一帧帧柔光。城市的夜晚，似乎永远都是灯火通明。我不禁想起从高原上返回驻地的路上，那颠簸了一路的运输车，窗外不断闪过的电线杆，还有到了一座小城后大家纷纷从车斗里探出头来，兴奋地冲着灯火喊叫的场景……

车内有些安静，父亲想要说些什么，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可他眼神里的关切藏不住，时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瞄上我几眼。

回到家，我下意识地将双手插进兜里。母亲正张罗晚饭，父亲看见我站在一旁揣着兜，便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不知道帮妈妈拿碗筷，一到家就少爷做派了？”我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，这才将手伸了出来：关节肿大，皮肤非常粗糙，几处皲裂的口子露出微红，临行前虽然已经细细洗过，但凹凸不平的指甲里还是嵌着些污垢……母亲的眼眶一下子红了。我想要解释些什么，却被父亲的声音打断：“没什么好藏的，这双手就是高原给你的军功章，我和你妈都为你感到骄傲！”

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有了底气。吃饭时，我和父母分享这一年高原生活的点滴。他们一边听，一边目光闪烁，但神情难掩骄傲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想起了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。我们的皮肤尽管经历了风霜的侵蚀，但我们把忠诚刻在了高原上。父亲说得对，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“军功章”而感到自豪。